

杭州西湖一带是锦绣河山。不只因为湖光山色,绿茵繁花,那种美的精致与丰赡,也是因为经过历代才士凭借锦心绣口,为之编织了文辞的风华。你当然知道白居易的浅草马蹄,苏东坡的山色空蒙,或许还知道龚自珍的剑气箫心,乃至柳如是的桃花美人……但要读完是不可能的。

西湖自身拥有一个诗的世界,当然它也孕育诗人。在水涯在山间,无端欢喜或是茫然若失的少年,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笔下有神,流出波光闪烁、霞影飘舞的诗行。

卢文丽就曾经是这样一个女孩。她说自己在西湖边长大,从童年到少年,每天放学时荡着书包,沿长桥公园走回家,一路看花草四季、村舍人家。这样她长成一个诗人。她是一家报社的资深记者和编辑,业余写散文、小说,新诗和旧体诗。她为杭州写过一部现代诗集《我对美看得太久——西湖印象诗100》,《只衔花气与多情》则是一部旧体诗的集子。

我们知道“五四”新文学运动以后,变化最大的是诗歌。古典诗歌延绵几千年,展现了中国人壮阔多彩的情感世界,而新诗的兴起,似乎意味着这一传统将被截断。习惯写旧体诗的老一辈人渐渐寥落,年轻一代于此渐行渐远。人们说这是“自然之势”。

但近些年来,情况又有改变。不仅喜欢读古诗的人多起来,年轻诗人创作中新旧两体兼容并蓄的情形也越来越常见。他们可能在古典诗歌的训练方面有些不足,但喜欢是真心,因此作品每每令人心动。



土库曼斯坦,地处中亚腹地的“沙漠之国”,全境约80%被卡拉库姆沙漠覆盖。该国目前不开放自由行,所有入境者需通过旅行社获取邀请信,全程跟随导游按规划行程行动,这让探访其标志性奇观“地狱之门”的旅程,更添几分特殊与不易。

“地狱之门”的诞生颇具传奇色彩:1971年,苏联地质勘探队在卡拉库姆沙漠钻探天然气时,不慎凿穿地下巨型气田,地面塌陷形成直径约70米的圆形大坑。为防止有毒气体扩散,队员点燃坑内天然气,本以为数日内便会燃尽,不料这把火燃烧至今,半个世纪未曾熄灭,烈焰昼夜翻腾,宛如地狱敞开的入口,故而得名。

我们的旅程从乌兹别克斯坦古城希瓦出发,这里虽非口岸,却紧邻乌土边境的Shabat口岸,车程仅

自然美与古典情

骆玉明

我曾经和朋友聊起这种现象。我的感觉是,这不仅仅体现了人们对古典诗歌传统的喜好与尊重,也是艺术创造本身的需要。换言之,旧体诗恐怕没有那么“旧”,它在现代人的生活中仍有存在的空间;它的若干特点,如注重形式、讲究辞采、偏重委婉含蓄等等,比新诗多一层距离感,更合适把日常生活艺术化,造就唯美的诗境。这至少对一部分作者和读者来说,仍然与情感契合。

诗应该写什么呢,这并无定规。乱离有悲愤,遗世生奇想,这些当然都是诗材。但有时候,诗只是写日常琐事、平凡景象,依然可以营造新奇的美感。王维“渡头余落日,墟里上孤烟”两句诗,描写黄昏时刻的景色,河边的渡口还残留着淡淡的阳光,村庄里已经升起了人家做晚饭的炊烟。这是一种安静平和的日常生活景象,但作为诗的意境,却十分动人。《红楼梦》借香菱之口评说道:“这一‘余’字和‘上’字,难为他怎么想来!我们那年上京来,那日下晚便湾住船,岸上又没有人,只有几棵树,远远的几家人家做晚饭,那个烟竟是碧青,连云直上。谁知我昨天晚上读了这两句,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。”

卢文丽这部诗集,依写作时间编排,并无特定的中心主题。但她用“花气”和“多情”来标目,仍是显示了写诗的动机——自然的美和人情的感触。她喜欢写节令的变化,譬如写处暑:“金波漫涌稻粮肥,浓云渐淡雁南飞。炎

凉世态皆成趣,纨扇随风咏月归。”写寒露:“疏烟浮可捉,寒露岁时侵。鸿雁南归去,丹枫色始深。”写春分:“湖光烂漫香云漾,山色分明素锦斜。安得此生如草木,春风一绿到天涯。”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,人们意识到人和自然是一体的,因此诗人对节令的变化常常很敏感。文丽也用独特的句子,写出她自己的敏感:她写浮烟可“捉”,精心炼字,有生动的趣味;“炎凉世态皆成趣”,又不经意带出禅家的味道。这些都可以看出诗人在学习中国古典文化方面的努力与成功。

王羲之写《兰亭集序》,从节令变化,说到生死无常:“向之所欣,俯仰之间,已为陈迹。”寥寥几句,2022年突然用摇滚音乐吟唱了这篇美文,声音苍凉。文丽为此写了

英雄难过美人关

方海伦

在加州律师事务所工作时,办公室有个刚从UCSD毕业的女孩Summer。有一天,她中午去校园跟朋友约饭后回到办公室,兴奋地跟我们说她在电梯里遇到一个金发帅哥,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,上面的三个扣子没有扣,露出一点点胸毛,讲话有口音但极其温柔,眼神放电……说着说着,自己脸颊绯红,一副迷妹如痴如醉的表情。

我一听就知道她说的是Lorenzo。这个Lorenzo是我们家的老朋友,罗马人。他的职业经历极其丰富,从意大利医学院毕业,

一首《赴闽道中听窈窕新歌〈兰亭集序〉》有作》:“曲水流觞酒杯老,茂林修竹雨丝催。行人莫唱兰亭序,饮马秋风草色哀。”这首诗里有几分老杜的沉郁,和窈窕吟唱的声音特别契合。而“花气”与“多情”的关系,于此尤可体会。

1991年,卢文丽在复旦读作家班,我在那个班上过课,和许多同学有交往。那时文丽已经出版了她的第一部诗集《听任夜莺》。但是文丽不爱热闹,所以同她交往很少。从浅的印象、浅的了解来说,她文雅、安静、随和,容易同人相处。但是文丽有一点不容易看出的淡漠和伤感,有时诗歌里忽然会有慷慨之气。女诗人的内心外人无从猜测,她们很多时候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中,伴随灵感起舞。所以她们只有读她们的诗,才能真正感受到灵秀的女子特有的才情和韵致。《《只衔花气与多情》,近期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)

行过医,但是不喜欢生死别离,转行做跟医学相关的研究,同时

曾经效力过意大利青年足球队。有运动员的体型和英俊脸庞,被星探在街上发掘,还拍过电影。不过,我一直怀疑不是正经片子,因为每次问他拍电影这档子事儿,他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。

他到加州后,成了老公的同事,做科研极其认真,但就是英雄难过美人关。凡是见到年轻女孩,必定打情骂俏。所以他永远迟到,跟他约好时间讨论课题,他不知道在路上邂逅了谁,跟人家聊着聊着就聊回家去了。有一次,老公去罗马开会,他先出发几天回家看父母,说好久来达芬奇机场接老公。结果老公从早上等到下午,每次发短信给他,他都说马上了,但就是不见人影。等得老公火冒三丈,快天黑了,才看他姗姗来迟,一路狂奔还柔声细语地打电话,不用问,都知道电话那头是谁。

第二天他开车带着老公从罗马驾车去开会的地点——离罗马只有三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小镇,他又

这回十多天的长途采风游玩尾声,我们乘动车回沪,苏州站是途中停的最后一站。列车刚停,我急急忙忙下车去月台,拿着个手机拍光影、拍男女老少了。因为前些年徐州站啊、南京站啊等车站,早就让我手机里多了好些可显摆的照片了。嗨,这个结构不有点“苏博”院墙的线、面味道么!嘿,这边两个美女在光束中的剪影,也忒有光影感了……正当我沉浸在“不急,发车还有好几分钟,广播会有三次提醒”中时,忽然一个激灵,回过头,这下,大嘴张开之后却怎么也合不拢了——那车门已无情地紧紧关上了!

我三步并作两步跳到车门前,对着门上的列车员连比带画地说:“我是这车上的,被落下了,门能打开吗?”她只是朝我看着我,两手一摊,似乎在说:“我也没法子了!”

此时,动车缓缓启动,十分平稳地慢慢朝前,渐渐地,远去了……怎么办?第一要务,是赶紧给

我一向热爱某一门类的斯多葛故事,里面有英雄豪杰言传身教,说被生活杂务缠身,反而能助长创造性的产出。比如,疫情时,某文科教授关在家里辅导幼童学业,意识到工作时段之弥足珍贵,竟然效率大增,著述如泉涌。所以,吼骂完小孩功课并精神失常之后,我一直告诫自己,不能再像昨天一样把这当作整个夜晚崩塌的借口了。

但“松阳·译者之家”的申请一通过,想到能有两周时间可以自私自利旁若无人地干活,奢侈得难免让人有些不切实际的期许。

十三号中午到了西田村,一路是盛夏的热力,换了三班火车,再加上山路曲折,拐到民宿门口,我已经有些眩晕。朱老板帮我安顿下不久,另一位译者的丈夫开车载我们下山,看了一圈松阳的名胜古迹。我们大概是在为开工之后的驻地生活担心,怕我给它的担子过重,景点逛得心猿意马。

第二天一早走出房间,推开走廊的木窗,八点的山气还没来得及变暖,土墙黄得很文言,青黛色的檐角指着山坡上缭绕的云雾。我在村子里走了一圈,四处都安静,砖瓦草木都友善地对我视若无睹。在西田村,我大部分照片都是早餐前拍的,畅想一天完全由自己安排的工作表,是非常好用的滤镜。

大概一周之后,当地电视台来人,其中有一个问题是,在山里干的活儿,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。当然,本质上,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屏幕上组织文字,在哪里都一样,但成天跟语言纠缠的人都知道,其实我们找的是某种节奏、某个声音,一旦等到了,你就能听见原作者偷偷在用译文说话。所谓作家是“写不出也把屁股放进椅子”的人,拥有全部时间的美妙之处也在这里,就是你心里笃定,当你等来文字汨汨涌出的时段,它也会

是从日出开到日落。途中见到美女就搭讪,停下来去途中的小饭馆吃饭,酒喝了一瓶又一瓶,一路聊,恨不得翹会。最后老公开车,他睡得鼾声如雷,以后老公再也不要跟他一起出门。

他做博士后的工资完全足够维持正常生活,他偏偏还要晚上去一个酒吧做兼职酒保。那些单身女孩借着酒劲,听到他说意大利口音的英文就夸张地尖叫,把电话号码写在纸币上当小费往他手心里塞。

每次他来我们家,跟我左亲右亲的见面礼我都很紧张,怕传给我什么毛病。他用过的洗手间,我都准备了各种清洁剂反复消毒。

突然有一天他说要结婚了,跟一个在会议场合

完全属于你。

跟专心干活的愉悦相比,与其他译者共事的乐趣只能算是调剂。所有还未大彻大悟的译者都能告诉你,我们平时碰头,大部分交流只是彼此吹捧和指摘他人。这次来松阳,路上

正好读完多和田叶子《母语之外的旅行》,她引沼野充义教授的话说,一页上找不出一两处误译的书是不存在的,三百页的译作,照理说就该有五六百个误译;即使是刚入门的译者,要挑名家打盹的地方,也很容易。这次有位译者老师在读一本名家名译,经常碰到费解之处,我们得出的结论也不新鲜:认为外国人跟我们不一样,任由他们讲一些与情理不合的话,往往是译者失职。

就像写作者要勇于面对白纸,写大段大段废稿,是向文艺女神表忠心,换来文思妥帖的时刻;译者的工作,很多花在词典和搜索引擎里的呕心沥血,其实也未必会体现在最后的译文里。我手头译的是一个波兰画家凭记忆讲解普鲁斯特,必然有些混淆的地方,我就得花大段时间弄清他失言的具体形态。这样的侦探工作,会有些特别舒爽真相大白,难免吆喝起来,就好像再不上台面的福尔摩斯,也总看旁边人像华生。

但译者平日里是不可能彼此互为华生的,译者干活,终究也是自己的事,时时觉得翻译不可能,没有一句配得上原文,也都包含在工作内容之中。多年来都记得Noel Coward的一句话,叫Work is more fun than fun,干活儿比玩更好玩,在不同时候,劳作带来不同的挫折和满足,对这句话的体会也都不一样。在山里待了十天,发现一心一意居然能提供供如此匹配风光和预期的喜悦,还是会觉得,这样养活自己有它的可取之处,可以再为之稍稍努力一番。

一见钟情的瑞典美女安娜。安娜并不是科学家,是专门组织会议的工作人员。没人相信他会结婚,他对谁都一见钟情,舍不得辜负任何一个,如果每个钟情都要结婚,都不知道要结多少次了。

然而,他真的就结婚了。从此,他每天早上早起去冲浪,回家煮咖啡做早餐等安娜起床。一起吃好早餐各自上班,下午回家是他做晚饭。意大利男人几乎人人都是大厨,他也不例外,烧得一手好菜。晚上再也不去夜店了,除了在实验室做实验,就是陪安娜煲剧。

我们还悄悄担心过,两人出门碰到Lorenzo的旧情人的概率太大了,万一碰到可怎么办,但是我们很快发现是杞人忧天。Lorenzo说翻篇就翻篇,把

他所有EX搞得定定的,从没出过任何意外。二十多年过去,如今的Lorenzo,也见老了,头发没剩下几根,脸上也都是沟壑纵横,唯独一双眼睛依旧迷人,仍然具备杀伤力。他和安娜相亲相爱,相濡以沫,有一个美丽的儿女。女儿他一手带大,从起夜喂奶换尿布,到教她冲浪打网球,无时无刻陪伴,超级奶爸一枚。

你不得不相信有一物降一物这回事,一个如此花心的情圣怎么就华丽转身成了居家好男人。台,问了两位在列车旁站着的制服人员。终于,那后一位说:“这车也是去上海的,16:21到。你先上去吧!”我乖乖地走进车厢坐到空位上,看着脚下的拖鞋,不由感慨万分:“幸亏穿的是这双看上去就蛮像样的拖鞋,不然,这夏日骄阳的,啪嗒啪嗒,底早就没了……”

我这边算是安逸了,可领队老大他们那里就忙开了呀!田兄夫妇他们一同事帮我看我的拉杆箱、大相机包以及那双没穿在脚上的运动鞋,都先收拾到一起;等到了终点站上海站后,又帮我去行李寄存处寄存,再把寄存凭证拍照微信发我。

比他们大约晚半小时,我到站了,按手机上的凭证照去取行李。寄存处服务员看见我换上运动鞋去找废物箱扔掉一次性拖鞋,略有惊讶:“哎,这拖鞋蛮不错的呢。”等听我祥林嫂般第四次讲了这笑話后,她忙摇手连说两个“不笑話,不笑話”。显然,类似的事她已见多了!



边看边聊



夜光杯

我被落在了苏州站

周平

领队老大打电话:“老大,我被列车落在苏州站了……”手机里片刻安静,而后传来老大及他边上同伴们热心的主意:“啊?!别急别急。赶紧,15:25有一趟苏州到松江站的列车,赶紧!赶紧去买票!”

马上,苏州站月台上,一个手拿手机、脚穿酒店一次性拖鞋的白发老翁,似乎在拼命其实并不快,“噼里啪啦”地跑往出站楼梯。

到楼下,看见门边一位穿制服的先生在,马上上去拖住他,说明缘由,问他有啥好办法。那人谨慎地再次问清缘由后,朝我刚才跑下来的楼梯一指:“你上去,往前跑,去找那里的列车员,听他们的!”

于是,我马上一个劲地“对不起,对不起”地逆向上楼梯,上了月